

## 海螺沟的温度

■杨建中

我是在一个初夏的日子来到海螺沟的。这条沟位于被称为“蜀山之王”的贡嘎雪峰脚下。贡嘎山有着七十一一条巨大的冰川，这些冰川仿佛是贡嘎晶莹的长发，海螺沟是长发中最长、最漂亮的那根。冰瀑、冰洞、冰桥、冰拱、冰梯、冰门、冰湖、冰峰展示海螺沟冰川类型的多样性，构成雪白、透明、凝固的基调；河谷稀树灌丛带、山地常绿阔叶林带、山地常绿阔叶混交林带、亚高山暗针叶林带、高山灌丛带、高山草甸带、高山疏寒漠带，从1500米到4900米垂直分布，以原始森林、高山草甸的不同绿色做为花边，木兰、杜鹃、兰花、报春花、龙胆花、百合花、雪莲花、野桂花绽放姹紫嫣红的笑脸，猕猴、小熊猫、红腹角雉、藏马鸡三五成群穿梭其间，以动静结合的方式修饰这纯银的世界；一眼眼水汽氤氲的沸泉、热泉、温泉、冷泉，是海螺沟冰川的眼睛，温暖、亲切，又像天然的温度计，测量着海螺沟的温度。

我是坐着海螺沟景区的环保车进沟的，听导游讲，海螺沟的得名与它形状或特点没有关系。四川西南和西藏同属于藏区。这里的藏族百姓多信奉藏传佛教，所以许多地名都与佛教传说有关，海螺沟也不例外。据说历史上后藏香巴噶居派大成就者唐东杰布法王取道海螺沟翻雪山支西坡修寺建塔，在海螺沟夜宿于高山密林中一冰川巨石岩穴下，早晚在石穴前口念佛经，面向贡嘎神山跪拜，一吹海螺便引来林中禽鸟动物围着石穴听他念经。唐东杰布法王离去后，鸟禽动物仍按法王吹海螺时间聚集在岩石穴四周围，在石穴顶部长出棵棵树木，花草一派芸芸众生景象。唐东杰布法王有一天给他弟子托梦，说他在海螺沟住过岩穴巨石，已被贡嘎神山策封为“海螺灵石”，以他随身宝物海螺对他跋涉过的那条深谷为“海螺沟”。海螺沟由此而得名。听着动人的故事，望着前方碎石铺就的蜿蜒山路，一边是深渊下白雾笼罩的绿海，一边是刀削玉砌的雪峰。

我更喜欢苏轼的那首《花影》：“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又教明月送将来。”研究者总把它说成政治抒情诗，说是苏轼在抒发他内心的愤懑，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首清新的自然诗。花影在台阶摇曳，任凭什么扫把，也扫不开它。这日光和明月下永不消散的花影，就是时光，不管它穿越多少年，总会把美留在人的心头。就像我遥想逝去的花儿，无论是山间的，还是花圃和菜圃中的，抑或是我们亲手在二层窗格打造的梅园，它们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被遗忘，而是像风一样，一直吹拂着我的记忆，不让她沉睡。

贯通，梅花点点了！因为女孩手指粗细有别，再加上所蘸蜡油厚薄不同，蜡花有大有小，有胖有瘦，有深有浅。但不管怎么的，它们都是霜雪时节开得最烂漫的花儿！我们把这样的梅花，插在二层窗格芳香的锯末子上，它们就像开在金色的泥土里。这时你封上窗，一个冬天就有花儿看了。

这样的梅园什么时候消失呢？当寒风撤兵，春风长驱直入，把山岭涂抹上绿色，野花和庭院的花儿姹紫嫣红时，人们要开窗闻花香鸟语，破败的梅园也就成为春风中的垃圾，被清理掉了。

我很喜欢苏轼的那首《花影》：“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又教明月送将来。”研究者总把它说成政治抒情诗，说是苏轼在抒发他内心的愤懑，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首清新的自然诗。花影在台阶摇曳，任凭什么扫把，也扫不开它。这日光和明月下永不消散的花影，就是时光，不管它穿越多少年，总会把美留在人的心头。就像我遥想逝去的花儿，无论是山间的，还是花圃和菜圃中的，抑或是我们亲手在二层窗格打造的梅园，它们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被遗忘，而是像风一样，一直吹拂着我的记忆，不让她沉睡。

## 最是花影难扫

■迟子建

在故乡的春夏，要问什么店铺的生意最冷清？无疑是花店了。因为这时节大自然开着豪气十足的花店，谁能与它争芳菲呢。花儿开在林间，开在原野，开在山崖，开在水边，当然，这样的花儿都是野花，达子香，白头翁，蒲公英，百合，芍药，铃兰，鸢尾，绣线菊等，它们仿佛彩虹的女儿，红红白白，紫紫黄黄的，绚丽极了。

这时节的居民区也是花团锦簇，农人们栽种在花圃的虞美人，大丽花，步步高，牵牛花，金盏菊等，呼应着菜圃中的土豆花，豆角花，茄子花和倭瓜花。野花和菜圃中的花儿，专为悦人眼目的，不肩负给人提供食物的使命，大抵是只开花不问结果，如热烈的情人，不计前程，恣意盛开。而菜圃中开花的植物，命系人类的餐桌，花开得就规矩，适度，收敛，除了倭瓜花开大朵，其余的细细碎碎的，它们得留着精气神儿坐果呀。

菜圃中每朵花的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宇宙，这个宇宙就是果实。西红柿能否饱满红润，决定了它与鸡蛋为伍时，能不能在金黄和雪白之间，为它注入最炫目的落霞；茄子是否硕大，决定了它

与鲑鱼相遇时，能吸纳多少鲑鱼肌理的鲜香；豆角是否厚实，决定了它出锅时是否跟入锅时一样的出息，不让主人的碗盘亏空；土豆是否圆滚滚，决定了它们在被蒸煮的过程中，能否像孩子一样绽开笑脸；辣椒是否挺实鲜辣，决定了它能为姑娘们省下多少口红。

花圃和山间的花儿还开着呢，菜圃的花儿早就谢了，结了果子。待到秋天，人们收获了果实，霜也来了。霜是花朵的敌人，它们一来，花季就结束了。被霜打过的花儿，在阳光下耷拉着脑袋，憔悴不堪，满脸是泪。它们哭也是没用的，想要绰约的风姿，想要蜜蜂与蝴蝶同欢的快乐，只有等待春回大地了。此时它们也许会羡慕菜圃那些不起眼的花儿，它们结了果，在冬天还活着——谁家的地窖不储藏着土豆和萝卜呢。

冬天的花朵是什么呢？是雪花和霜花，可这样的花儿太素白了，又太脆弱了，说化就化，于是喜欢鲜亮颜色的女孩子们，不想让漫漫寒冬为这样的花儿所统率，她们在深秋糊窗缝时，就在两层窗中间的隔层里，造了一个花园。

那是独一无二的梅园。极北的房屋，为了抵御寒流，玻璃窗都是双层的。这双层窗，一拮间距。深

秋时节，人们在用毛边纸或是废报纸糊窗缝时，会在二层窗间，放上二三十厘米厚的保暖的锯末子，然后插几枝用蜡油捏成的梅花。

那时北方偏僻的山村大都没通电，蜡烛是我们的光明神。蜡烛通常红白两色，以供供销社买来。蜡烛将要燃尽时，烛芯气数已尽，侧歪了身子，人们只得吹灭蜡烛，留下烛头。女孩子们最喜欢那一块块润泽的蜡烛头了，尤其是红色的。我们会把它们珍藏起来，到了糊窗缝时，将收集到的蜡烛头，放到一个空的铁皮盒里，坐到火炉上融化了，一手擎着选好的形态妖娆的干树枝，一手在滚烫的烛油和凉水之间飞转，让干树枝瞬间成了干枝梅。

捏蜡花要眼疾手快，勇气也不能少。大拇指和二拇指要紧团结，先是共同探入滚烫的烛油（有点赴汤蹈火的意味），然后赶紧撤兵，再探入事先备好的一碗凉水中，让沾在指尖的那层烛油，瞬间冷却而不失黏性，再飞速移兵至干树枝，随你选什么位置，以枝条为主心骨，大拇指二拇指对着它一捏，奇迹出现了，花瓣似的烛油从指尖脱落，一朵粉红娇嫩的梅花，灿灿绽放了！一朵，两朵，三朵，七八朵，数十朵，干树枝瞬间春色

## 老茶树

■周盛斌

小时候，我家老屋后面的菜园里，长着一棵好大好大的老茶树，树干又粗又壮，树枝密密麻麻，里面藏几个人，谁也看不见。

老茶树是我们一帮孩子的乐园。我们经常的茶边过家家，在茶树下藏猫猫。闲着没事，我们几个女孩子，就钻进茶树丛里，背靠几根并排斜长着的树干，闭着眼睛上下晃动，把老茶树当成了摇床，嘴里哼着老人们教的童谣，什么“红公鸡，尾巴拖，三岁的毛孩会唱歌……”，快乐得像天上的小鸟，玩到天黑了都不想回家。只要我们隔一阵子不到老茶树边去玩，小鸟就在茶树上做了窝，生了蛋，与我们抢占地盘；蜻蜓也喜欢扎堆凑热闹，一到傍晚，老茶树上总是歌满了各种花色的蜻蜓，我们轻轻围着老茶树转一圈，就能捉到好几只。那时候，我们虽然穿得破旧，吃得也简单，但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不用担心做不完的作业。大人们也从没有对我们说过社会竞争激烈、考大学、抢饭碗的事。更不会像现在孩子这样，有电视、网络游戏等许多的诱惑。

尽管老茶树干上的疙瘩一层叠一层，仿佛记载着老茶树历经的沧桑岁月。但每年谷雨过后，老茶树便如期长出新苗。这时候，爷爷就会拎一个篮子，围着老茶树悠闲地采摘新茶。爷爷是有名的乐天派，用我老家的土话就是“快乐人”。他总是一边采茶，一边唱着茶歌。

听到那苍老浑厚的歌声，人们都会说：“艾爹在摘春茶！”因我当时还小，对爷爷唱的茶歌似懂非懂，歌词也多已淡忘，但开头的几句至今还记得真切：茶歌好唱口难开，香茶好喝树难栽，米饭好吃田难插，白面好吃磨难推……，现在回味，才知道这茶歌既有收获的喜悦，也有劳作的艰辛，是农家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爷爷把新茶采摘回来以后，母亲就要忙着做茶。做茶是个技术活，“择草”，“焙青”都很讲究，焙青的时候要掌握火候，否则，茶就“糊汤”，不好喝。母亲要忙一天，才能把新茶做好。接下来几天，母亲每晚都要专门烧水泡上几壶新茶，设“茶宴”招待乡邻，几乎全屋的大人都要被母亲邀请到我家来品尝新茶。在一片“好茶”的赞誉声中，新茶便沁入了每个乡邻的心脾，不仅留下了甘甜的回味，也留下了母亲做人的美德。

每年，母亲把老茶树上的头道嫩茶招待了“客人”，其实我家里人喝的，都是些老茶。等到被爷爷摘光的茶树上长出第二棵新苗，母亲便用剪刀三下五除二地把新苗剪下来，然后做好装进罐里。母亲说，这些粗茶，只能留给家里平常过日子喝，不能招待客人。

时光如水，岁月悠悠。如今在昔日生长着老茶树的地方，已盖起了楼房，爷爷和母亲也都已做古，但爷爷的茶歌和母亲的茶宴，还有那带给我童年快乐的老茶树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 心静茶至

■佚名

茶本是文雅之物，国人饮茶更是早已脱离了解渴的低层次需求，在饮茶上我们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道，一种情趣，一种境界。纵观历代文人雅士，饮茶时他们所追求的也大都是一种品茗与心境特殊的融合。于是，很自然地禅与茶结合到了一起。茶道中人常说“一人品茶，一茶一禅”，而佛家则更是有着“禅茶一味”之说。

“禅”是“禅那”略称，意为“静虑”，“修心”。禅宗自南朝宋末达摩在中国创立，至六世分南北两宗，而南宗慧能的顿悟说较北宗神秀的新悟说更近禅旨，得以承继五祖弘忍衣钵，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风流所及，宗派纷纭，于南宋传入日本。

饮茶最易将人导入禅境。茶性清凉，可伏心中燥热，可涤体内沉渣；茶味恬淡，可去名利之欲，可息奔竞之心。由实物之茶冲水泡为有形有态有色，可视可触可饮之茶汤，茶汤复冒出丝丝缕缕，飘飘渺渺，视之则无，嗅之若有之茶味，茶味又让人进入无限广大、清朗空明、不可言说之茶境，这是茶逐渐由“有”入“无”，由形而下升华为形而上之过程，这是茶在虚化、淡化中不断超越自身、超越时空的过程，这是茶由“形质”蜕变为“精神”、由“实物”蜕

变为“灵物”的“返魅”与“显灵”过程。入此境者，即茶即禅，即禅即茶，饮茶即是参禅，参禅即是饮茶。唯恍唯惚，若有若无，非出非入，不即不离。道心冥契，天人合一。可观照真相，可体悟本真。其妙味佳境，唯宜心领，实难言传。如赵州禅师，只是一味“吃茶去”。

其实，心静之处就是最好的茶场。深谙此道者，无论行走坐卧，无论有茶与否，他随时都在“吃茶”。直如淤泥之中可绽莲花，火宅之上可得清凉。饮此心茶者，不拘茶迹，不落茶痕。不取茶相，不取非茶相。有茶亦饮，无茶亦饮。饮而不饮，不饮而饮。无心用茶，茶灵自附。茶灵附体者，心饮之间，与空相应，与真相契，与外相通，与内相融，与物相谐，与人相和。看得破，想得通。提得起，放得下。进得去，出得来。去无所从，去无所至。事来即应，事过即忘。无所不备，无所不可。随其所便，因其所宜。随时做主，立处皆真。在世出世，妙行无住。轻安自在，活泼空灵。情不随境转，心不被物迷。生死一瞬，当作终极之想；自他不二，尽可悲天悯人。荣辱在所不计，毁誉无功于衷。信念八风不动，名利云淡风轻。直饮得地老天荒乾坤转，直饮得神清气爽逍遥游。

心静茶至，茶至灵来。灵来神往，道现其中。善饮心茶者，最得茶灵三昧。此乃饮茶之上上境。



姜阳 摄



## 傲昂嘉措的月亮

■傲昂嘉措

我梦中的马儿一直会说话  
它从额头到腿儿那么健美  
踟蹰  
四蹄雪白  
如果没有愤怒，我为什么写诗  
如果没有思恋，我为什么写诗  
忧伤时我们唱歌  
所有的歌叫做昂嘉措的月亮  
所有的情绪叫  
黑鬃的鬃毛

## 会飞的种子

■殷后盛

午后，闲坐在公园的树下，一枚轻盈的种子飞了过来。虽然只有我一个观众，它还是不吝番曼妙的舞姿，上下左右跳动，划出美妙的弧线。

很难想象是一丝怎样的风才能让它在停在我身旁，让我能清晰看见那以毫米计的种子，还有无数天鹅绒般柔软细长的冠毛，形成反伞形。透过这个信使，我仿佛触摸到了环绕四周的气流。只是这气流瞬息万变，一阵仅能拂动我身上汗毛的微风吹过，这枚种子就如被惊涛骇浪翻打的小叶舟般，翻滚而去，落到了远处的草地中。

看见它，让我不由想起小时候的放学路上，喜欢摘下蒲公英茸茸、圆嘟嘟的“花朵”，用力一吹，看“花瓣”飘散在空中。到了后来才知道，那“花瓣”实则是一颗颗长着白色冠毛的种子，“花朵”就可以算是一个种子球吧。也让我知道，有许多植物的种子是会飞的。

但这枚种子肯定不是蒲公英的，一来我在这一带还没发现过蒲公英，二来蒲公英种子有一个细长的伞把，与之有明显区别。环顾四周，在河对岸找到了它的家，走近一看，原来是与蒲公英同属菊科的野菊。看来这枚种子已经成功跨越了对它而言的天堑，而一同出发的伙伴们有的或许已经坠入水中，无法再随风起舞，当然也失去了生命延续的机会，用另一种方式融入了生育它的土地。

同样注定无法飞翔的还有地上一串未成熟的枫杨种子，不知道是调皮的松鼠还

是捣蛋的小鸟，将这串种子还没成年就离开了母亲。如果说蒲公英和野菊的种子会飞是因为头顶一把飞行伞的话，那枫杨种子就真的是一柄一对翅膀。长椭圆形的果翅配上长椭圆形的果实，像个元宝，又像个馄饨。曾有研究，以构造相似的枫杨种子做过实验，发现在下落过程中，旋转的“翅膀”会产生空气涡流，使上方气压减小，种子受到更强的浮力，得以对抗向下的重力，使它们在空中停留相对较长的时间。这可是宝贵的扩散机会，如果幸运地等到一阵风，种子就会借助风力，飘向远方，开启不一样的冒险之旅。

我也想想试试，扯下一个碧绿的种子使劲往天上抛，想欣赏它如何从高处下降，但只见种子似乎并不愿打开特制的螺旋桨，直直地就落了下来。是我自己太过无聊和自以为是，枫杨种子重量与果翅的搭配，早已妙到毫巅。一个尚未成熟的种子，它中间的果实水分过重，两只翅膀尚且娇嫩，是不会向我展现只有一个新生命诞生才会演绎的美丽。

与动物不同，如果不借助外力，植物无法行走，但所有种子都聚集在母亲的身边是不利于扩张生命势力的。因此在漫长的演化中，历经千万年自然的选择和进化，才有了会飞的种子。但即使它们拥有飞翔的本事，自然也无法让每一粒种子都如愿以偿。寻找新家的旅程，并不全是鲜花铺满的坦途，有美丽的一面，就无法回避残酷的现实。

我们远离故土的人生，未尝不是一粒飞离了父母、飞离了家家的种子。

## 闲话残诗

■朱美禄

文学作品，应该讲求结构完整，以“全篇”的形态呈现于读者面前。被鲁迅称为“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的向子期的《思旧赋》，其实是一篇意思完整的作品；祖咏的《终南余雪》虽不符合唐代试帖诗六韵十二句的规范，也毕竟是一首圆满自足的绝句。不过文学史上也确有一些残篇，美轮美奂，产生过巨大影响，让人追想不已。

据《石林诗话》记载，王安石对杜甫的诗句“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啼”推崇备至，曾得“青山打虱坐，黄鸟挟书眠”之句，“自谓不减杜语，以为得意，然不能举全篇。”王安石这两句诗歌，表达了一种闲适和放达之情，辞藻和意蕴并臻至美。王安石“性酷嗜书，虽寝食，手不释卷”，所以“黄鸟挟书眠”并不意外。所谓“青山打虱坐”，也并非空穴来风。《墨客挥犀》中说，有一天在朝堂之上，“忽有虱自荆公裾领而上，直缘其须。上顾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应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荆公亦为之解颐。”可见王安石不乏名士风范，也爱读书，但因种种原因，无奈地让称心如意的两句诗歌流产了。

黄庭坚晚年最得意的一联诗是：“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画图即江山”，“每举以教人，而终不能成篇，盖不欲以语诸老之。”从主观态度上看，黄庭坚是不愿以狗尾续貂，所以这两句诗才有了下文；从客观事实上看，这两句诗确实堪称秀句，卓绝巧妙，警俏超拔。作为宋代诗坛巨擘的黄庭坚，我们不能认为他才力不赡，也许是有得江山之助，又不愿意让这两句诗与庸句杂处，结果只能不了了之，成为一大憾事。

据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记

沿途作了哪些停留，干了些什么，现在都已淡忘了。但在二号营地洗了三四个小时的温泉浴却无法忘记。如果说大瀑布显得是那么遥不可及的话，那么在雪峰的怀抱中泡温泉可是实实在在的。二号营地的温泉群被当地山民称为“热水沟”，热泉从地表的石缝中涌出终年不断，水温高达83度以上，不是亲眼所见，真难以想象在天寒地冻的高原竟有如此温暖的去处。

在湛蓝的天空下，我在长方形的淡蓝的温泉里浸泡，此时遥望那远处绿色与白色的群山，感觉到海螺沟的原始森林、峭立雪峰，令人不再寒冷的感觉，冰雪在想象中融化，正汨汨流着水汽蒸腾的热矿泉。不想在这样的水中喧哗，有人在这里嬉戏，可我却只想在静默中感觉水对我的每一处皮肤的抚摸。这长方形的空间，暂时让我忘记了许多，成为自然的一分子。自由栖息，自由呼吸。

走过青砖砌的月亮门，光脚踩着那大小不一，光滑凸出的鹅卵石铺就的曲折小径，发现在弯曲的绿树下掩盖着许多面积不等的温泉，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恰如其分的名称，现在都忘记了。但我清楚的记得，自己是每一个都泡了些时间。短的有一两分钟便出来了，长的也最多十分钟，因为时间有限，贪婪的我只能浅尝。记得有一处温泉，像小孩圆鼓的脸，只能容纳一人浸泡，呆在水中的我，望着横过水面的茂密树干，树下显露的一小段羊肠小路，远处树丛遮掩下的木头凉亭，人的喧嚣已经远去，不远处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一两片掉进水中的暗红色树叶，在身边缓缓漂浮，此刻的时光属于我与这温暖的泉，它给我放松，我给它思考，生命的存在不在于规模，而在于有自己的体温，自己的脉动，不去了望别处。有一处较大的泉，一弯小桥横跨，本想在桥下小憩片刻，来此处的人多，便匆匆上岸。

第二天早晨，坐着车离开磨西镇，一路的风景总感到有些遥远，不如海螺沟的温泉实在，回到成都，吃龙抄手的小吃时，眼前老是浮现那清湛的温泉。直到今日，那次远行，所能真切留住的可能就是海螺沟的温度了。

载，孟浩然曾经“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句诗不但他人不复为继，就连孟浩然自己也难以赓续。虽说“书之阙误，有见于他书者”，但无论在《全唐诗》抑或是《孟浩然集》中，后人所能见到的都只有这一联残句而已。孟浩然五言诗歌天下称美，“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这联诗句精妙入神，因而曲高和寡，遂成千古“绝”唱。

其实，以残诗声名传于后世的，宋代平民诗人潘大临可谓绝无仅有。惠洪《冷斋夜话》中说：“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甚贫，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檐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一诗便写出以继。他以这句诗奉答谢无逸而受到讥嘲，其实这句诗分量并不轻。南宋吕本中说：‘潘邠老得诗‘满城风雨近重阳’，文章之妙至此极矣。’赵蕃也说：‘好诗不在多，自足传不朽’，‘我谓此七字，以敌三千首。’这句残诗不仅受到高度评价，还被收入以绝句、律诗和词的形式续写。需要指出的是，续作数量虽夥，但在质量上都未有超越这一句诗本身。假如说续写是做成了一句诗的话，这句诗还被缩减成了一个常用成语——‘满城风雨’。经过浓缩，这句诗无疑更加深入人心，广播于人口。不管是被续写成文，还是被浓缩为成语，都折射了这句残诗响响久远，影响广泛。”

诗未完稿，固属憾事；作为残诗却能够流传，亦不失为幸事。文学史上那些美丽的残诗，一如维纳斯，虽然断臂，但风致犹在，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